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圆瑛集

黄夏年 主编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圆瑛集/圆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2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黄夏年主编)

ISBN 7-5004-1799-3

I. 圆… II. ①圆… ②黄… III. ①佛教-研究-文集②圆瑛-文集 IV. B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518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625 插页: 2

字数: 108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8. 00 元

缘 起

几年前在国内的一次宗教学会议上，几位代表与笔者谈到了中国近现代佛教。交谈中除了提及那些至今仍时时为人们所引述的大家，也还说到好些当年名噪一时而今已鲜为人知的大德。所有这些人的著述，说起来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以至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文化所不可不读的。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大都是几十年前的了，有的已逾半个多世纪，但那怕是今天读来，往往也还有新意，这也许便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心理的继承性，说得更明白些，从前的人和今天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总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些人中，有的是僧人，当然是学问僧人，也有的是俗世中的学者，但成就斐然。今天要找到他们在几十年前发表和流传的文字，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了。这就萌发了我们搜集并编印《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的意愿。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黄夏年君又在编辑部谈及此事。黄君是《世界宗教研究》的编辑，对于国内佛教学研究动态和佛教史料颇为留意，也有素养。一经取得共识，我们便分头动手做起来。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努力，终于结集完成了这部能够反映近现代佛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丛书。可以这么说，本丛书中各集子的主人都是在中国近百年来佛教史或佛学研究史上卓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文字和思想肯定是会具有长久的意义的。

266/472
我们的这套书——《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中的作者和论文，大致反映出三个特点。这恰好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的主要特点之一。

首先，是它们反映出中国近现代佛教学研究已经具有了以往不曾有的科学倾向。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其辉煌时代当然是在隋唐时期。宋元以降，说真的，佛法已经呈现式微之相了。到了明清时代，由于封建专制主义臻于烂熟，早就不得不匍匐在王座下的佛教更是失去了真精神。据说清世宗曾经发愿要以十年专治国家，再以后十年专弘佛教。世宗在位十三年，无论如何，当时或是后来时代的佛教“气运”都没有好起来。明代不管怎么说还有四大高僧，入清则似乎“法眼灭矣”。每况愈下的佛教，到了清末，除了忏诵法事、坐香念佛，而义学几绝。只是进入民国以后，佛教才有了几分转机。当时很有一些硕学名家提倡鼓吹佛教三学并且身体力行，为世树立模范。其结果，义学也因之产生了灿然可观的成果。

但此时的佛教义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依经作注，由注而释，而是有新的时代精神渗透其间的佛学或佛教学。尤其“五四”运动之后，从事佛学研究的人虽说仍有僧人，但更有成绩的又多是俗世中的学者。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界经过了近世西方人文科学精神的洗礼，有意无意地接过了以实验科学为根砥的研究方法。学者们研究佛教，不能不说是出自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又借鉴了外来的研究工具。本文集所辑入的胡适、陈寅恪、汤用彤等人的作品便代表了这样的科学的学术倾向。这一倾向，同样也在著名学僧人印顺法师等文字中的鲜明表现出来。

其次，从我们这套文集的内容看，又展示出近现代佛教

的另一特点：对佛教作出较大贡献的是在家的俗信徒，称为居士的一批知识分子。象杨仁山、欧阳竟无等等，他们搜求海内外佛教典籍刊行印发；他们建立了佛学教育机构，培养僧俗佛教人材；他们碌碌终年，为维系“一代圣教”作他们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的那个时代兵燹不绝，民不聊生，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历尽艰辛而无怨无悔。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玄奘等古德为法捐躯的精神，这种人格力量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的脊梁”。

第三，我们的这套集子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又一特点——它具有强烈的人世性或政治性。这是中国近世社会所遭遇的特殊历史环境所赋予的。看看谭嗣同，可以理解为什么佛教可以在近代社会中，在热切期望中国强盛起来的仁人志士那里成为思想武器。梁启超为谭嗣同《仁学》一书所作的序，便部分地揭示出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再看杨度，以往的“筹安会君子”之一，他在拥戴“洪宪皇帝”的活动失败以后，退出政界，虔心研究佛学达十年，但最终他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国特殊的近现代历史环境中考察这一现象，我们也许会对佛教有新的认识？从佛教僧人方面来看呢，太虚法师一生的活动就更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了。太虚决不只是一个博学的佛教义学僧人，他对社会的关注和影响，他的奔走呼吁，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佛教透出了前所未有气息。我们若读他的文章，就能体会到不得不然的感觉。这是历史的必然，抑或也透出因缘的宿命？当然，这一时期佛教中也有更为传统的人物，比如终生致力于弘扬净土一宗的印光法师。

我们选编本丛书各文集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学术性。所选文章应该是优秀的佛学或者关于佛教的研究著述。二是史

料性。所选文章应该反映佛教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某一特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戚戚相关。由此而附带声明一句，所有文章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遣词造句、发言主张当然有其所处时代的风格。除有的文集主人所发的议论与现实严重相悖而不能不删节外，我们一般均作原文照录的处理。愿读者识之。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圆瑛大师与佛学

释圆瑛(1878—1953),俗姓吴,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等,福建古田平湖端上村人。五岁时椿萱失荫,由叔父抚养长大。幼时曾习儒,熟读四书五经,16岁参加乡试,中秀才。17岁时,因痛感人生如梦,离家出走,至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取字圆瑛。20岁时依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先后从妙莲、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习律仪、苦行。1898年起参游各方,问道于名刹名僧。曾随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习禅五载,又依宁波天童寺敬安参禅六年。其后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学习,采众家之长,通佛法之妙,深得禅髓。29岁时,在宁波七塔寺承慈运老法师法印,为临济宗第四十世传人。1908年开始在涌泉寺讲经。次年于宁波接待寺创办佛教讲习所,培养人材。1914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越3年任宁波佛教会会长。1924年重兴福建泉州开元寺,创办佛教孤儿院。1929年与太虚法师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会长,并连任七届,多所建树。1935年在上海创圆明讲堂,辟为净土道场。抗日战争期间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励,曾在上海、宁波、汉口等地组织领导僧侣救护队,创建难民收容所。又到南洋各地募集经费,支援抗战。1939年回国后,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拷打不为屈,诱迫许愿不为动,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和佛门弟子的爱国忠心。出狱后住在圆明

讲堂，断绝与外交往，专事注经讲学。1945年创办圆明楞严宗学院，培养僧材。1952年代表中国佛教徒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3年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同年9月于宁波天童寺圆寂。

圆瑛一生为佛教事业呕心沥血，奔波在北京、福建、浙江、江苏、天津、武汉、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等地讲经，又到台湾、香港、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传教，生前又曾担任了七塔寺、天童寺、福州雪峰崇圣寺、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及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的住持，是国内外知名的佛教领袖，弟子无数。一生著述有《首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圆觉经讲义》及《一吼堂文集》、《一吼堂诗集》等近20余种，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其著名弟子，现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的时明暘法师于近年又编撰了《圆瑛年谱》和《圆明讲堂》二书。

圆瑛大师曾自述：“少业儒，冠入释”。“十九岁出家，始修禅宗八载，后研究教理及天台宗。三十一岁开座讲经，并学贤首。至三十六岁，阅永明寿祖、莲池大师著述，始信净宗为无上法门，由是禅净双修。至六十岁，乃专修净土，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可见，圆瑛法师的佛学思想是丰富的，他对佛教很多宗派的经典都曾不同程度地研习过，因此使他的佛学思想能够融汇各宗，取各家之长，不拘于本宗本派己见，同时又以兴办教育，改善人心为振兴佛教的契入，所以他是一个台、贤并弘，禅、净双修，入世救世，儒释兼通的人物。现分别概述如下：

一、台贤并弘 圆瑛认为天台宗的止观学说中，止是基础，观是正得，而观是不用眼去观，而是用智去观得，并把止观并重看作是而得定慧，不可偏废的参禅下手处，作为单提一句

话头的前提。他对《首楞严经》研习至精，逐条参悟，被称为“楞严座主”。依贤首宗的以经摄教来判明佛性说，指出真如佛性就是六根之性，不生不灭，圆满周遍，将佛性的学说进一步予以直捷了知。

二、禅净双修 圆瑛强调以临济禅的如来藏佛性说来作禅法的原理，同时又主张自然任运，不废日用的传统禅法。他继承了宋代大慧的看话禅，但是他也指出文字语言也不可缺少，文字是成佛之基础。但是他又认为念佛也是重要的，念佛可以普摄群机，可以带业往生，可以横超三界，因此禅宗的高深和净土宗的稳当，禅宗的单刀直入和净土宗的诸佛护念完全可以互相配合，禅净双修是最有效的，最合理的方法。

三、人世救世 圆瑛以佛教为本位，反对有人把佛教称为“消极”、“迷信”、“厌世”的看法，力主佛教是积极的，入世救世的学说。只因在当今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情况下，人们看不懂佛书，佛教宣传不够，贤举之士不出，乃使佛法不显，而不得昌明。所以欲要救世，就要昌明佛法，以大乘佛教菩萨行的实践，匡正人心，积极生活，以佛学为最高原理，为文化中心，提倡办僧教育，加强丛林建设，总之积极参与是佛教的入世特征。

四、儒释会通 圆瑛主张儒佛教理同归一辙。认为佛教与儒教在理论上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例如佛教主张无我，儒家强调毋固毋我，二教圣人，同归一辙。佛教称地、水、火、风四大成我身，与儒家说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成为一回事。又将佛教的慈悲为怀与儒家的博施众济之理并列。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加以对照。促进了儒释之间的融合。

圆瑛大师精通佛教义理，学术造诣较高，且多有阐发成就。但是他大半生所处的环境，使他的佛学成就首先是为振兴

佛教而作出的,因此要了解他的佛学成就,就必须在此背景下去理解,这是我们阅读他的书所要注意的地方。本书主要收录了圆瑛大师的论文和演讲辞,以及一些杂稿,对于他的已出版的专著,没有节录,特此说明。

编 者

目 录

缘起.....	(1)
圆瑛大师与佛学..... 编者(1)	
圆瑛法师开示录.....	(1)
三乘教义.....	(5)
佛教大乘教理行果	(20)
佛教大乘真宗	(24)
相宗百法示万法唯识之旨	(31)
讲性相通说题义	(33)
信论	(35)
一吼堂杂说	(37)
答一阐提人无有佛性疑	(41)
演说辞	(43)
念佛法门	(48)
净土法门自修之经验	(53)
佛法之精神	(56)
佛儒教理同归一辙	(61)
佛教大乘慈悲救世	(64)
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	(66)
佛教与做人	(70)
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	(74)
佛教与人生	(76)

佛教与人心	(78)
国民应尽天职	(82)
欢迎会演讲	(93)
欢迎会答辞	(96)
佛教学院演讲	(99)
宁波佛教孤儿院第二届报告序	(101)
爱国必须爱教	(104)
中国佛教徒热烈拥护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	(106)
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	(109)
修身摄心之法	(112)
佛教疗养之法	(114)
卫生了生差别论	(116)
培风学校讲演	(118)
放生会演说	(120)
放生会缘起文	(122)
提倡素食聚餐会	(124)
世界提倡素食会十周年纪念	(126)
中华佛教总会一周年纪念演说	(128)
复阎退之居士垂问禅净二宗	(130)
答福寿园主人函问	(132)
答何明亮居士问六则	(135)
答本知法师问三则	(137)
复李省斋居士书	(139)
答夏谷初居士书	(140)
答唐智法居士所问三无性	(142)
致太虚法师书	(143)
致日本佛教界书	(144)

《大乘起信论讲义》序·····	(145)
《大乘起信论述记》序·····	(147)
重刻《楞严经》序·····	(148)
傅慧江居士书《华严经》序·····	(149)
《台宗十要》序·····	(151)
《敦煌石窟大唐藏经》跋·····	(152)
《佛说盂兰盆经讲义》序·····	(153)
《中国净土教史》序·····	(155)
《佛儒经颂》序·····	(156)
《中国佛教季刊》题词·····	(158)
《佛学丛刊》序·····	(161)
《弘化月刊》题辞·····	(162)
《南京佛教》发刊词·····	(163)
方城山羊角洞记·····	(165)

圓瑛法師開示錄

主席！各位來賓！各位道友：圓瑛今日叩承開會歡迎，實不敢當。回憶十年前，曾來此地為籌集經費，救濟祖國傷難同胞，以盡國民天職。返國後，日人指為抗日份子，遂被逮捕，飽嘗鐵窗風味，二十八天方始脫難。就於上海圓明講堂，閉門數載，專事著述經注，並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培植僧界優秀弘法人才。何幸國家抗戰勝利，萬民歡樂，難後余生，故得重渡南洋，今日得與諸位聚會一堂，無任欣慶！自愧學淺，無多貢獻，只得勉竭所知，略談佛教四念處之法，以結法緣，聊表謝忱，並希鑒諒！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已千余年矣。其教理高深，法門無量，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之偉大精神，誠不可思議也！人生處世，皆是隨業受身，凡有身者，莫不有苦。老子云：“吾有大患，唯吾有身，吾若無身，夫復何患？”當知身為眾苦之本，一切諸苦，唯身受之；形為眾罪之藪，一切諸罪，唯身作之。何以故？因有身，故起貪、瞋、癡，造諸惡業，是故依業受報，輪轉生死，經無量劫，舍身受身，備嬰諸苦。省庵祖師云：“大千塵點，難窮往返之身，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泪，峨峨積骨，過彼崇山，莽莽橫尸，多于大地。”每一念及，莫不傷心，若不努力精修，則无边之苦，何由出離！洞山良价禪師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是以我佛慈悲，哀憐末世眾生，沉溺苦海，特開方便法門，為說四念處觀：“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

法无我。”令其信解修证，共脱苦海轮回。四念处者，即依四法修习，念即心中之智慧，处即所对之境界，以智照境，令获胜益。今分述如后：

一、观身不净 以自己灵灵不昏之智慧，观照此身，唯是不净。即以三时观察不净之相。先观过去受生时不净，吾人肉身乃父精母血结合而成，以为种子不净；在胎时寄住于母腹，生熟二脏之中，为住处不净。次观现在时不净。经云：人身从头至足，有三十六种常流不净：如发、毛、爪、齿、津液、脓血、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等……种种不净，细察自知。复观未来时不净。此身死后，日久未收，便现肿胀青瘀，皮破血流，肉烂虫啖，乃至白骨焚化为尘，终归不净。此观若成，则自知此身极为不净，深生厌离，如臭皮袋，满盛秽物，无可爱乐，而身见自得灭除，贪、瞋、痴三毒之心，无由生起，一切恶业，悉皆灭尽无余矣。

今引一古事以为明证：昔有国王，深明此身不净之理，以慈悲心，欲度臣民。一日上殿，命诸群臣，各带一种物之头，明日献我。另命某臣当带一人头来献。某臣细思，王今难我，若取人头属违法，否则逆旨，遂与刑部尚书磋商，择一应受死刑之犯明日行之，其头与我。第二日上殿，各皆遵旨以呈其头，唯某臣亦带人头以献国王。王曰：诸臣可将各头出卖，得钱交我。众皆愕然，不知所以，只得往卖，如猪、羊、鸡、鸭之头极易脱售，唯此人头，无人要买，所过之处，众皆掩鼻吐痰而对之。第三日上殿，各将售款献王，唯某臣之人头未售，无款可交。王厉声曰：汝之人头极为尊贵，为何难卖？对曰：人头不比他头，不独难售，即送与人，亦无受者，奈何，奈何！于是国王告诸群臣，人身不净，无可爱乐。古德云：“死去不如猪狗相，只今好作死尸看。”当生厌离，急宜勘破，诸苦自除。臣皆大悟，各获法益，

不复再被身见所误也。又狮子峰禅师云：“叹此身无有是处，赖谁人不被他瞒，筋缠七尺骨头，皮裹一包脓血。”细味其言，便获胜益也。

二、观受是苦 受者领受，即吾人现前之眼、耳、鼻、舌、身五根，对于色、声、香、味、触五尘之境，发生五识而领受之。例如眼识领受色尘（明暗等色）；耳识领受声尘（动静诸声）；鼻识领受香尘（香臭等气）；舌识领受味尘（咸淡之味）；身识领受触尘（顺逆诸触）。五识是有知，属心法，五尘是无知，属色法，根尘相对，识生其中，分别尘境，生起苦乐二受。遇顺境如我之意为乐受，逢逆境拂我之意为苦受；如耳闻人赞我者，便生欢喜之心，为乐受；闻人骂我者，便生瞋恨之心，为苦受。佛云：诸受皆是苦，无有可乐者。不但逆境之苦受是苦；即顺境之乐受亦皆是苦。何以故？因乐有终尽，乐极生悲。谚云：“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足证美景不常，乐亦是苦。当知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内一切众生，无非是苦。正是千人千般苦，苦苦不相同，诚为苦海甚深，苦恼无量。不特人间是苦，即天上天人虽享福乐，善报一尽，复坠恶趣，故亦是苦。是故以智观之，便知一切众生，一切诸受，无不是苦。既知如是，当勤修习离苦之法，方得解脱。

三、观心无常 一切众生，心有三种：一是肉团心，二是妄想心，三是真如心。众生从过去以来，皆是迷却真如心，而错认肉团之假心及妄想之妄心为心，此皆迷真认妄，执妄为真，是以起惑造业，随业受报。但此理难明，今举一事证之。可试问于人曰：汝有心否？彼人则笑而答曰：人若无心，何得为人？人定有心。再问：心在何处？必以手指其胸曰：在这里。唯所指者，正肉团之假心也，此心是一团肉，居在胸内，状如倒挂莲花，周围七叶，昼开夜合，乃名字为心，不会思想，何以知之？如

人方死，此心尚在，即不思想，以此证知生前思想，决非此心。当知能思想者，乃妄想心也。此心是第六意识心，无常虚妄，随境生灭，如有前尘所分别之境则生起此能分别之妄心，若离前境，则无此心，是则境生而生，境灭而灭，生灭无常，昏昏扰扰，以为心相。今去观心无常者，即观此妄想心也。既知妄心无常，当进求常住之真如心。此心即吾人之真心，不生灭，不变迁之心性；广大圆满，周遍十方，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实万物之根源，为众生之佛性，其大无外，其用无穷，乃佛教之最高原理大道是也。即孔氏之立言造论，济世利人，亦莫不本此心者也。而目之曰天命，即真如心是也。迷不自知，故须修心养性，俾可明心见性，极证于心性而已矣。

四、观法无我 法者，即色、受、想、行、识五阴之法也。以此五法，盖覆真心，故名为阴。色阴即吾人之肉身，受、想、行、识四阴，即吾人之妄心。众生迷，故无我执我，认此五阴之心身，以为真实之我。既执有我，故种种保爱于我，事事利益于我；我见根深，如拂逆于我，侵害于我，便生瞋怒，顿起恶心，但顾利我，罔念伤他，纵心所欲，起贪瞋痴，造诸恶业；人人执着我相，唯我与我，互相争夺，不重道德，岂知仁义？故是造成不良之社会，纷乱之国家，战争不息，世界焉得太平？总而言之，皆因我字所召感也！是知我见为世乱之原，众恶之本。故佛大悲心切，教以修习妙观，照察五阴诸法，分明可指。细究我执之处，了不可得，虚妄不实，则我执照空。既得无我，则诸恶不生，互相推让，众善奉行。人心既善，国运昌隆，战争不息而自息，世界不平而自平，岂不善欤？圆瑛深望诸位公余之暇，研究佛学，依四念处观，发心修习，必得其益，受用无穷，则终日处世随缘接物，莫不心地广阔，坦然无碍矣！而佛法之裨益于世道人心者大矣哉！